

一、天地不管水不管

高级洋房区建在初级洋房区的外沿，人们事先并不知道。发现的时候无从反对，只好将就，认了。

通筭芭原乡民早已风流云散，仅有的几家因为孩子眼明手快，接受了新生语言和事物，几下经营，本来大可移居他处，却因为恋土心切，住了下来，匆匆过去好几年，基本就住在初级洋房区内。

家中的老人还健在，旧时的节俭本性未消，虽然搬进颇微美观的独立式高级洋楼也还办得到，但就是贪着与周围熟悉的朋友相邻作伴，落得高级洋房区住的多还是外地搬来的新贵。

临河一个小公园新近增添了一些设施——岛屿北区绿色步道计划逐渐落实。

公园里一些破损崩坏的凉亭座椅移走了，一些新颖的设施比如铺上缓跌活性合成塑胶地垫的幼儿游乐场、加设坠防护网的成人攀爬仿岩墙、老人炙足细石步道等等，好像隔夜冒出来的茅草，一下子就都建了起来，很吸引了孩子、中年人与老人……周末周日都见得有人各自占据一方，发出喧哗的声音。

平添了无限的活力。

老榕树下祭拜土地的供桌则是一派颓象……

先前摆放的一张香桌，年久失修，加固桌脚的六分粗铁支锈蚀斑斑。齐腰高的桌面上，倚靠着榕树的小小铁皮土地神祠铁皮松脱，内里的塑像和披风早叫祭祀的烟火熏得一派黝黑，仅仅露出一角额头和小小锦缎的些许玄黄色。本来的‘天官赐福’四个字更是难得看清楚。

斜插了几枝或长或短香烛的供灶和东倒西歪的小茶杯，已经好一阵子没人打理，爬满了蜘蛛网，杯底浮泛出一圈浊黄的茶渍色。

榕树下垂的气根在桌面高处荡漾的这个午后，空气中隐含着一种默默的焦躁……就说不出的少了什么。

二、外头的盛宴男女，没完没了

最讨喜最兴旺的氛围就在路边——南下北上的这条双向三车道，热闹喧哗的主干道路旁。

……长长的店屋显得那么不合拍。

农历七月半开始好几天了，按照道家酬拜庆祝地官圣诞、兼及引送鬼魅的中元节日是大家喜欢的节日；闷了一整年，规规矩矩工作的咖啡店多嘴好动的店员小厮、五金店明察秋毫的少东和送货出纳员、金融公司分行矜持但祥和的行长与明眸皓齿的女白领、英文招牌高悬的美食店优雅制服就身的男女时代青年……这一天里大都没能专心工作；中午之前就已经频频窥探着大路边上，沿沟架起的那一台街坊与店家联办的中元普度^①盛宴。

唯一的空档就在路边蓄收雨水的V - 型沟渠上。

把盛宴设在沟上正是一举数得：既不干扰店家的营业，也不堵塞连通洋房区内各条入口的副路，些许宴会上的流体杂物顺势没入地下沟渠，省了打扫的善后工作。八分厚的长条刨光木板建起来的空地上，最重要起眼的就是那摆放在最里边，三边围着落地布幔的供桌。分了顶下两层，最高处供上天、地、水三官，后面横幅金色大字一行从左而右‘庆赞中元’四个方正得体的繁体字，电力操作启动的塑胶香烛和玻璃条灯发出一圈圈晕黄微白的光芒，造成一种温暖稳当的感觉。土地公公与婆婆竟然跻身三官前的副桌，左右分据两侧，中间站满了赵元帅、哪吒、三太子、九王爷诸道家神祇。下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各式贡品。金猪一大四小，全已烧烤泛出金黄色，四足绷紧，整齐地按一大两边各二地摆正对着七月中诞生的地官君；烧烤完就，微微露出碳炙变黑皮层与津津流汁肥肉，切成长型约莫三尺见长一尺见宽的猪排，密密麻麻排了一大片。临时增加的长桌，按次摆置贡品：白蒸鸡咸水鸭烧鸡烧鸭；红鲑鱼、白鳕鱼、鲫鱼鲤鱼、黑白鲳鱼，虎头虾、大、中虾等等鱼虾分置两侧；此外就是一箱箱的洋酒，有开了箱有密封着的：都是些名牌香槟、蓝带香槟、马爹利威士忌、高浓度伏特加、德国甜酒等等；也另外加了各式法国、加利福尼亚、西班牙、澳洲等等中纬度地域红酒以及竹叶青、五粮液、茅台、泸州老窖等等中国名酒；来自印尼泰国越南缅甸等地的香米、粳米、大米、小米，精美地包裹着的台湾五谷米、珍珠米、香菇蚝菇洋菇蘑菇、枸杞子、金针、黑白木耳银耳、紫菜发菜海带、红、黄豆、高山芥末等等；有机农场养殖出来塑封装裹的各式鹌鹑、黑鸡、田鸡、水鸭等等野味；芋头面筋素鸡；榴莲、山竹、红毛丹、芒果、香蕉、凤梨、翠绿与紫红茎身的甘蔗也按次置入；细面粉做成的寿桃甜粿、粉红色绿豆作馅的红龟粿、红圆、汤圆及素、荤粽子等等还包括了看桌的八小樽混合着红片糕糯米和各色染料揉搓成的八仙小工艺品，置于长桌的最外沿——硕大香案的前头，等待礼毕让有心的老太拿回家去，观赏祈福。

不懂谁的主意，祭拜用的大薄寿金、财子寿金、白高钱、经衣、往生钱、大小银纸、替身草等等……摆满在入口大铁丝笼边另外的供桌上，旁边预置了两个手动灭火器。

铁丝笼边的大树边高高地飞扬着一幅杏黄色镶黑边大旗：打竖镶上了‘庆赞中元、普天同庆’一排金箔大字——腊腊作响。

十二时正午焚烧各式金纸银纸、纸钱衣物之前，执掌今年中元祭祀总务——通顺咖啡店老板傅清波不经意地发现高级洋房区的黄姓总经理——克拉码头金融首善之区某某大银行的财务总经理。

“几时——烧，烧……那个金质？”

总经理困难地用华语询问，看得出是下了一番苦心。

……一股浓烟在莽莽苍苍的林子里徐徐升起，把周围几棵大树的绿叶熏得微微晃动。

分配各式贡品福物给与会的店家东主和职员时，住着初级洋房区一间排屋的咖啡店老板傅春波，想起了后面小公园榕树下的小土地公神桌：

“阿永——到后面‘土地’去。”他向挨着自己，长堤对岸柔佛州来的摩托店小胖东主轻轻地嘱咐。

“——多带去，香烛……阿碰，嗨，又不见了？”冲着小胖的身影，他又加了一句。

三、所以化外与化内

河流在小公园边侧，与主干大路桥下转出来的另一条小溪汇合，两旁岸边都垒上加膜钢丝网套牢编就的一立方一立方块的粗麻石笼加护着。

转了一个大弯，河流向着北部海湾静静地流淌而去，在那个静美的胶林丘陵地出海的地方，不懂什么年月，早按先前殖民当局的市工程局蓝图，围堰拦出了一泓盈盈绿水；跨河建了一排巨闸，沉稳地调控着水位潮汐，堰上自然成了眺望远景、散步休闲、野餐露营的好去处。

转弯的河流流过另一条柏油公路石桥，在护桥石墩、倾向水湄的中型雨树、大弧度张开的拦污索带与及一艘巡河小汽艇拢聚在一起的岸边流过，水声忽然响了起来，轻轻地在河中浮泛起一丝丝的湍流。

几十米外，扩建中的工业区一条小支流的河水，带着泥浆，在两河交接处给另两条拦污索带挡着；张成了满弓，绷紧了的拦污带艰辛地把污物挡着，依稀可以看到树丛中隐藏着的工地，向外流溢的泥浆正逐渐地渗过网眼密小的竖网，掺合到河流略微见绿的水涡里。

这一切都未能引起一旁水岸边，静静捞着鱼草的一名老汉的旁鹜。

四、水生水灭一种亲昵的感觉.....

他今天一早就来到河边。

河面笼罩着一片薄雾，刚刚解除了幽暗氛围的通笋芭，正逐渐地在晨曦中苏醒过来，天空逐渐从远处亮出细细的光芒，光线随着时辰向中天溢出.....毫无造作地把河、岸、树、桥和水点亮，轮廓逐步地呈显出来。

等到天色水光基本无碍，趁着热度还未泛上，他仔细看了水面的旋涡和波纹，似乎想确认什么似地再三看过，从脚踏车后架把高密度泡沫板制成的长箱取下，他套上了胶质无缝连裆长吊肩水裤，缀合着一双长靴，他舒适地扭了几下腰身，沿着下河石级一步一步地走到河里去。

回眸看了脚踏车斜斜依靠着的老榕树，榕树下的神桌了无贡物.....

“嗨——看看外面，等欸送虾米来？”

不禁对自己竟然那么莽撞，没先给土地公敬香生出一丝的懊恼。

踏入水湄之前，他虔诚地朝土地神桌又看了一眼。

虽然选了最薄的胶制手套，他沿着河岸扒挖摆弄几下后，还是觉得不顺手，径自把手套除下，扣在腰带上备用，赤手俯身，沿着水岸，谨慎地摸索着泥淖中摇摆着的金鱼草——觉得有异，手指马上移开。他撇开细小的草茎，专拣硕大的鱼草，轻轻地在根部拗断，就势在水中晃了晃，伸直身体，手指就中夹住再次洗了洗，轻轻抛入泡沫长箱中。

金鱼草细嫩的草身，长成一团团，摸着有一种亲昵的感觉。深浅不一的翠绿色逐渐在晃洗中，褪去污泥显露出来是一种快乐的感觉。

混着沙粒粘土的河泥，搅动起来也有一种舒适牢靠的感觉。

不能粗率摆弄，不能曝晒阳光，是该遵守。没错，他想。

是还有点冷——但是，一切都会逐渐好转的。他自己安慰自己。

河道水流不急，刚好，不伤鱼草，他不禁高兴起来。

竟然微微生出了一种满足感，充满了活力。

要是不干这些活，他想，就坐在咖啡店里——

“能喝出虾米味素[®]来……而且，也不便宜。”

一回，一个路过的闲客缠上他，一个岸上，一个水中，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他给闲客开头说了就这一句。

并没有气愤的意思，仅仅就是说着，近于自言自语。

“帮补多少。”后来他又加了一句。

“这水中——上回溺死过一个孩子……听说是洋房那儿一家口的大儿子，智弱的一个孩子……”闲客说上了瘾，不觉讲出传闻甚久的事故。

迟疑着，不晓得鱼草客爱听与否。

“……可见，古早时，咱老人都说，三界[®]——啲有人管。”

老人冒出了一句，毫无忌讳。

向河心一看，对岸污泥泥浆已经多少溢出拦污带，缓缓地向河心渗透。

一蹙眉头，鱼草客逐步向北方分水走去。

“民防蛙人捞起来的时候，手脚缠紧了水草，嘴巴堵满了泥浆。”

老人已经走远，不晓得还听到些什么。

闲客并不甘心，跟上继续说开：

“我，还碰到上回你说的，三个政府人……”仍然迟疑，不敢全说出来。

“没代志[®]——就是要我的登记查看……黑皮卡乖[®]，硬硬要登记——番仔忠厚，笑笑，唐人没出声……人——也是吃头路，没法度？”

并没有气愤的意思，仅仅就是说着，近于自言自语。

还想继续说，老鱼草客忽然斜睨一眼：河边竖立着的告示牌，

“不准游泳！不准垂钓！不准浴狗！不准……”

四种语文书就，美观明白的管理条文呵——隔几十米就竖了一个。

不觉伏下身子，希望谁也别来打扰他。

“阿碰——”虽然离开老榕树颇远，摩托店少东阿永的声音在中午的热气中竟然也还清晰可闻。

伸直了头，踏上附近斜坡的石级，阿碰从岸边石坎上看过去……

就是那么一名附近洋房的小青年操捷径走过，离得岸边石坎远远，深怕惹上什么是非。

五、天约地约水相悦

缓缓走到榕树下，阿永正倒转香烛包，扫除桌面上的枝梗、野果和花蕾，桌下拣起了掉落的小杯，清除香灶的鸟粪、鸟尿和蜘蛛丝，端正了土地公公婆婆的小神祠，插上三枝高脚圆烛，左右各燃上三枝细香。

烟雾袅袅，一下子唤回了热和的氛围。

——竟然没带上素、荤贡品、竟然没带上金银寿纸寿金，寿桃也不带！

……这孩子也太粗心啦，鱼草客阿碰不禁放缓脚步，耽心起来。

左右看了看，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听听阿永的联邦腔，他想：已经算是好的了，懂得烧上几支香，懂得怎样摆放香灶和纸钱。

待轮到自己上香，却慌了手脚，整了整连裆裤，忘了手上紧握着的一把鱼草，就近搁在供桌上，点燃了一撮香，就中顶礼，分匀插在香灶上，勉强谨慎地又俯首合十膜拜了起来。

这才发现，竟然寒酸到鱼草敬奉土地公，不禁一阵脸红一阵脸白，恼怒地又盯了阿永一眼。

“去问——清波兄，安咋[®]没贡品、没寿桃？——去。”

他发出这一句，正自焦躁，眼尖——看到两名制服人员从大路排屋后慢慢走来。

六、一次快乐隐秘的四方小聚义.....

两名制服人员从大路转上河边绿色步径时，远远看到老人正对着老榕树，刚刚膜拜完毕。

手里攥着‘庆赞中元’联合普渡会分发，总共三份，装得鼓实圆滚的福物包，看着鱼草客阿碰竟然向着他们，施然踩着脚踏车过来，两人不禁露出笑脸：与人为善，这一天实在是美好的。

三界已经都约定，水官也显了警示——管人的事好说。

游思年

二零二零年九月中旬 开斋节

① 中元节普度祭拜在新加坡极为隆重。实际上，中元节在佛家也是盂兰盆（ujlanbana）节，指的是目连救母的孝举；在民间则是鬼节，指的是七月初一到月底祭拜超度由冥间外出的孤魂野鬼的活动。

② 闽南话：什么味道。

③ 三界此处泛指民间道家信仰里，天、地、水三官所管辖的范围。拜祭三官的诞辰分在阴历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和十月十五（下元节），天官赐福，地官赦罪而水官解厄。

④ 闽南话：没事。

⑤ 闽南话：比较坏（粗话）。

⑥ 闽南话：为什么？